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刻醒世恒言 第七回 三世讎人面參禪

冤冤相報幾時休，三世英魂死尚留。人面有靈為點化，禪師今日也回頭。

聖人說：父母之讎，不共戴天；兄弟之讎，不反兵而鬥。是說那冤仇不可不報的緣故。伍子胥當日，因楚平王殺其父伍奢，以為非其當死之罪，後來借吳王之兵而伐楚，啟平王之墓，鞭平王之屍，以報父讎。論起來，君父同尊，那鞭屍之舉，也覺太過。又有申包胥為君報仇，哭秦庭七日七夜，淚盡繼之以血，秦人感動，敗吳存楚，口口復國。這都是為君父報讎的好處。

如今說一個為自報讎的，直報了三世之後，方才解釋。乃是漢景帝一個大臣晁錯，極有膽智，忠心貫日，口口盡忠，謀略蓋世。人盡稱他為智囊。口口口口口口智如囊中盛物，出謀無窮。口口口當日文帝諸子，封為七國，最強的是吳王濞，楚王戊、膠西、菑川、膠東、濟南、趙王等，合謀起兵。七國諸侯俱思謀反，景帝因無防患之計，一日召了諸宗室貴臣，並大小內外諸臣：「如有善謀奇計。能制服七國之反於未萌之先者，可以息無窮兵戈之慘，朕當授以上賞，超秩拜官。」問了數聲，無人答應。有太子家令晁錯，向前啟奏道：「莫如削地之計為上。初，先帝漢文時，吳王濞世子入見，得侍陛下於東宮，與陛下飲博爭道，大失恭敬之紮，陛下當日為東宮時，即引博局提殺之。吳王稱疾不朝，文帝賜之幾杖，以愧其心。臣思吳王不朝，於古法按之，罪當誅戮，先帝不誅，其德已為至厚矣。吳王不思改過自新，今反益驕恣，即山鑄錢，煮海為鹽，誘其天下亡命，謀思作亂。今陛下削其地，彼亦反，即不削地，彼亦要反。不如削之，則反急而禍小；若不削其地，則反遲而禍大，斷斷然矣。」景帝又令公卿列侯、宗室群臣列議可否，奏聞。又遲了幾時，眾臣俱莫敢建一策、出一謀者。晁錯又上奏道：「往年，楚王戊為薄太后服，居喪不恭，肆行無禮。前年，趙王亦犯罪，俱削去一郡。膠西王卬以賣爵事，冒罪行私，削去六縣，此故事也。為今緊要之計，孰若先削吳地，乃為上策。上安天子，下安諸侯，以臣所見，莫此為最，他非臣敢知也。」吳王打聽得朝中卻是晁錯建謀設議，深以為恨。會景帝允了晁錯主謀，削地之令已下，吳王恐懼無已，因就發謀舉事。遣六個使臣，齎了六封密書，說著膠西、膠東、菑川諸國，皆起兵相應，以誅晁錯為名，罪狀四布。但只說亂臣晁錯，離間親王，有違祖制。因合兵進至滎陽。景帝當初曾受文帝之命，說國家設若有事，當以大任委之周亞夫，此人堪為大將，能捍衛國家。及七國反書上聞，景帝就拜亞夫為大將軍，總督天下兵馬以討之。

卻說當時吳王濞卻有個輔相袁盎，此人原是個小人出身，極是殘忍不忠，一向與晁錯有夙怨未釋。盎乃求見皇帝上言曰：「臣曾觀吳楚相遺的書，大意說高帝分王諸子，兄弟各有分土，廣狹一遵舊典，原無逾制。今亂臣晁錯，擅小諸侯，建議欲削少其地，以故起兵謀反。但得陛下誅斬晁錯，復其故地，彼即罷兵還國。為今之謀，獨有斬錯發使，赦七國之罪，下詔弗復減削，則兵可無血刃，陛下可高枕而臥矣。陛下又何惜一人，而使四方人民遭兵革之慘乎！」景帝默默無言，思量一會，不覺為袁盎所愚，倒說道：「吾誠不愛一人以謝天下。」遂遣中尉召晁錯，命袁盎監斬於東市。晁錯知是袁盎所譖，含恨甚深。初起還望公卿大臣有人伸救，後來見是袁盎監斬，便道再無生路了。袁盎一見了晁錯被刑人綁縛而來，笑對晁錯說道：「豎子，你建得好奇計！今日亦知死於袁盎之手乎？」晁錯怒目睜睛，咬牙大罵曰：「死賊袁盎，獨不聞齊襄報九世之讎耶！」袁盎大怒，立命將晁錯來腰斬了。景帝聞報說已斬了晁錯，心中亦覺懊悔，日日在宮慘然不樂。隨有謁者鄧公上書曰：

吳為反計，四十餘年不朝，蓄之心者久矣。雖以誅錯為名，其意不在錯也。晁錯愚諸侯強大，勢不可制，故請削之，即強幹弱枝之理。眾建諸侯而少其力，此實誼之所以告宣帝也，豈非一日之謀而萬世之利哉！陛下不思高祖裂地逾分之過，今錯計畫始行，卒受大戮，內杜忠臣之口。外為諸侯泄讎，此天下之恥，竊為陛下不取也！今錯已斬有時矣，七國之師果曾卷甲而歸乎？

景帝亦知為袁盎所賣。遂切責之。後人有詩歎晁錯無罪有忠，殺之可惜。詩曰：

建議抒忠反受殃，英魂不肯慰泉壤。

未平七國身先死，千古令人惜未央。

自後周亞夫屯兵滎陽日久，直待聽了趙涉之謀，大破吳楚之兵。吳王走東越，東越殺之。趙、楚、膠西王皆自殺，膠東、菑川、濟南皆伏誅，此是後話。

卻說那晁錯雖被袁盎所誅，怨氣不散。三魂渺渺，七魄悠悠，當下即附在袁盎衣袖之內，隨著袁盎監斬回到家中。天色已晚，袁盎自以為得計，洋洋快樂，即命掌燈開宴。正宴之間，卻與一個愛妾同飲，忽然聞得這愛妾滿身血臭，便問了一聲，忽見一個無頭之人，立在面前，不看見是愛妾了。袁盎大吃一驚，還道是自己眼花，立起身來，往後要走，只見那人一手提個人頭，照著袁盎面上，打了一下。袁盎轟然倒地，這愛妾忙忙去扶時，自己也驚死了。隨有袁盎家中之人一齊來看，只見那無頭之人，還在那裡左右亂打，嚇得這一干人，魂都不在身上，那裡還敢向前，鬧了一夜，次日天明，近前看時，袁盎七竅內俱流出鮮血，死在地上；那個愛妾，也休想活轉了；房中夫人、幼子，也都被驚死。這乃是那晁錯報怨於當世的緣故。

晁錯報了冤仇，一點英魂走出帝城，一路上還怨氣未息。帝城城隍知他忠義，即命金水二星官，指引晁錯英魂往三國投胎。轉世為司馬懿之子司馬昭，相著魏國，封為晉公。生殺由己，手握大權。那時，袁盎亦轉身生在魏國，為鎮西將軍，姓鄧，名艾，善於用兵。司馬昭欲平西蜀，問計於司隸校尉鍾會，會薦鄧艾有將才，可用。司馬昭即命鄧艾率兵平蜀。鄧艾遣自陰平小路，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，鑿山通路，改作橋索，山高谷深，至為艱險。艾以氈自裹，推轉而下，將士皆攀木逾崖，魚貫而進，遂拔江油城，降了蜀將馬邈，平了蜀地，劉禪出迎。艾至，平了一個大國，其功不為小矣。當日曹操、司馬懿舉數十萬之眾，勞數千年之心，難於收復；艾一旦平之，功烈蓋世，自以為裂土封王，指日可待。不料司馬昭忽然用詔書一道，檻車一乘，囚艾入京。才到半路，司馬昭命一個武士衛瓘，手持大刀，一刀將鄧艾砍為兩段。司馬昭聞得殺了鄧艾，鼓掌大笑。此真是宿業所招，又報了二世之恨。司馬昭回魏，魏主以平蜀之功封在司馬昭身上，進爵為王。後來司馬昭身死，也只為當時怨氣深重，報了二世，心還不歇。

到三世之上，晁錯竟自改頭換面，做了一個老僧，深明佛理，極會參禪，法號歸空大師。在川陝之間，講經演法，開悟指迷，解冤釋結。那袁盎也轉到第三世了，卻是做了一個貧人，獨自一個，又無生意，又無家舍，終日捱在一個古廟裡安身。也是他孽冤未斷，悔氣所遭，偶然行到一個山上，山中樹木叢密，四面無人，連那鳥雀也無有得飛過。又走了一回，只見有一大池清水，他正走得枯渴，身上又熱，因脫去衣裳，先掬了兩口吃了，又走入池中洗一個浴。不洗猶可，洗完了浴，穿衣起來，就覺得一個膝磕上像有些微微動彈起來，自己也不以為意，漸漸走出山頭，仍到了舊住的古廟之內，身子倦了，睡倒在地，不覺一睡，直睡到次日天曉，尚未得醒。睡夢中只聽得有人叫他道：「袁盎，袁盎，可醒來，我肚飢了，卻要肉吃哩。」叫了一連幾聲，這貧人只道真個有人叫他，連連掙醒應道：「是誰，叫誰？」只聽得又說道：「我要肉吃哩。」看時又不見人。這貧人吃了一驚，爬將起來，一個膝磕上，疼得不得了，低頭看時，只見膝上不是一個膝磕了，卻是一個人面在上，有眉，有眼，有耳鼻，一張口倒開得有血盆樣大，連連喊道：「我要吃肉哩。」這貧人一見見了，就嚇死去了。死去倒也罷了，一會又醒了轉來，又聽他喚叫。這貧人低頭又看，卻又驚死了去。一會又醒將來，心下慌了，拼著命往外走出。一走走到市鎮之上，向著路旁人說道：「如此古怪的事，你們眾人可曾見過麼？」因撩起衣裳與眾人看時，眾人都看得呆了，不知是何緣故，只聽得他口中又會聲喚要肉吃。一個人就去取了一塊生肉，放在他口邊，他就會吃了下去。不吃時，疼得要死要活，吃下去就不疼了。眾人可憐他，便道：「若是吃下就肯不疼，我們在此日日舍與他吃。」自此日日有人舍他，疼便不疼了，只是怎得他離身？

不說這貧人在此受苦，卻說那歸空大師，真個德行又堅，佛法又妙。其時天子聞他名行，特差兩個中使，召他入禁中談經說法。一日，果見天花亂墜下來。天子看了，就拜將下去，拜了一拜。這歸空已是道行圓滿，將次昇天的了，也是無心之中，不合受了天子這一拜，就要墮下地獄裡去。那時天子拜完，歸空告別了，返道下山。卻好不東不西，巧湊行到那貧人所住古廟之下，只聽

得怨氣呻吟，鬼哭不已。別人都不聽見，只有這歸空聽得。自己暗忖道：「古怪，古怪！如何此地似有怨鬼之聲哀號不已，是何因緣，感動我心，何也？」不免就向這古廟中入定一回，看他有何來歷。就舉步入廟，焚了一枝定香，入定去了。卻說這貧人夜來得其一夢，夢見一個戴襍頭、身上穿著紅衣，自稱我是你三世的前身，叫名袁盎。只因私怨上斬了那晁錯，故此他死不放我，尋我報了三世冤仇。如今你生這膝磕上的叫名人面瘡，亦是晁錯下的毒手。如今晁錯已到在這廟裡了，他修行已將成道，前日卻不該受著天子之拜，就要墮落輪迴，他如今尚不知道，你明早去對他說，叫他速修受拜之罪，可免輪迴之苦，還好成功。我特來點醒他回頭，這三世已後，叫他便饒放過了，我與他就消釋了罷。牢記，牢記。」這貧人一身冷汗，驚了醒來，句句記得。等不得天曉，就入到廟裡看時，一個和尚坐在那裡，入定才醒。見了這貧人，便道：「你來了麼？」這貧人向前，指著膝磕道：「他要向大師參一個三世禪，若大師肯許時，他也有報大師的所在；若果然報得大師時，你也可消釋那三世的冤愆，自今三世以後，你也可饒放我了。你若不放棄慈悲，我這膝磕也不來點醒你哩。」歸空在入定中，已是明白這三世之事，卻不曾悟那受拜的緣故，便開口道：「如今與你往返了三世，也便與你消釋罷了。只是你這膝磕若能果然點醒我時，我今日就叫這人面離了你身，也當得個善報於你。」只見那人面向前開著口，念了一聲：「阿彌陀佛，只你不該受著那天子之拜哩。」歸空聽這一句，就心下明白，點一點頭，道聲：「住口。」即將面前點未完的香，遞與這貧人，道：「你將這香煙，在那人面上熏著他七竅，就登時好了。」這貧人大喜，接了半枝定香在手，忙忙就去熏著那人面時，可霎作怪，一會裡便眼也閉了，口也合了，鼻孔也平得沒了。立起身來，一些也不疼了，就像一向不曾生瘡的，果然好了。再要去拜謝那大師時，看那歸空，已是坐化在椅上不動了。只因那人面與他說破，道他不該受天子之拜。因此晁錯一靈頓悟，就與那袁盎才解了那殺身之恨，只得又去奪舍投胎，再修一世。若不急急另去悔過修持，就落了地獄輪迴，永世不能成道了。如今卻知這袁盎，只因私怨上殺了一人，就受那三世的惡報，世人也該知警醒哩！這人命可是任意殺得的麼？詩曰：

莫將私怨害他人，結得冤讎三世深。
當權尚要行方便，何況無辜殺直臣。

總批：無辜殺人，固是可惜，還有一種，親父兄為人手刃不知者，此更何心也？
又：殺戮世界演此說者，當作貫頂醍醐。